

还原

第 12 期

- 顺手摸车索赔万元？
六旬贵妇叫嚣：儿子是市长
- 煮熟稗种，儿子中举

“六四”惨案35周年祭：
勿忘六四

目录

| 时事聚焦 |

- 顺手摸车索赔万元？
六旬贵妇叫嚣：儿子是市长 1

| 百年真相 |

- “六四”惨案 35 周年祭：勿忘六四 4

| 人物春秋 |

- 公司经理的管理秘笈 26

| 揭穿谎言 |

- 刘春玲邻居揭露“自焚”伪案 32

| 传统文化 |

- 煮熟稗种，儿子中举 34

| 世道沧桑 |

- “我们一直传到上面看” 36

顺手摸车索赔万元？ 六旬贵妇叫嚣：儿子是市长

2024年5月12日，四川省成都市一位农民工触摸了一辆吉普车后，被车主老太指控划伤汽车挡板并索赔，但农民工坚称自己冤枉。警方到场后，不由分说强行抓捕农民工，引发公愤。（视频截图）



农民工摸了一下四川六旬贵妇的车闯大祸了，被要求赔偿一万块钱，贵妇并叫嚣“儿子是市长”。事件引发民众愤怒，迅速升级为社会焦点。

2024年5月12日，一位张

姓农民工在成都长融街经过一辆停着的吉普车时，顺手摸了一下。车主罗老太发现后，立即下车阻止，并指责对方是农民工穷鬼摸不起。随后罗老太表示，车后方挡泥板有划痕，要求张先生赔她



▲ 老太当街打人，激起民愤。

▼ 视频显示，老太太越野车的车牌号“川A8Q7R7”。



一万元人民币。张先生不承认划痕是他摸出来的。

双方发生争执后，罗老太当街扇了张姓农民工耳光，并叫嚣自己的老公是什么官、儿子是市长等言论。

罗老太的言行激起民愤。人们自发地将罗老太和吉普车团团围住，为张先生讨还公道。

之后，成都当局出动大批警察和特警到达现场，张先生当即被抓。其中20多名警察围成一圈，将罗老太的吉普车保护了起来。一名穿白衬衣的高阶警察也到达现场，多辆警车和一辆公安大巴车也在现场驻守。

由于民众拦阻，罗老太无法驾驶越野车离开。之后，罗老太在警察的保护下乘坐警车离开，越野车则被困在原地。

然而，现场愤怒的民众依旧不散，他们围堵着警车和吉普车不走，要求警察放人。事件从当天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

13日，成都警方发布通报，强调张某某是酒后路过，并且是“触摸敲打”罗老太的车辆。

通报解释说，将张某某带走的原因是张某某拒不配合，执意离开。警车护送走罗老太，则是因为现场民众阻拦吉普车离开造成的。

通报还表示，目前罗老太和张某某已经达成和解。关于网传罗某“儿子是市长”、“家属是当官的”、“要求赔偿一万元”、“被现场放走”等信息，均不属实。

据传警察当场带走了7名围困民众。一些关于事件现场的视频，也都被警察要求当场删除，没有被删除的视频一经上网也都被迅速屏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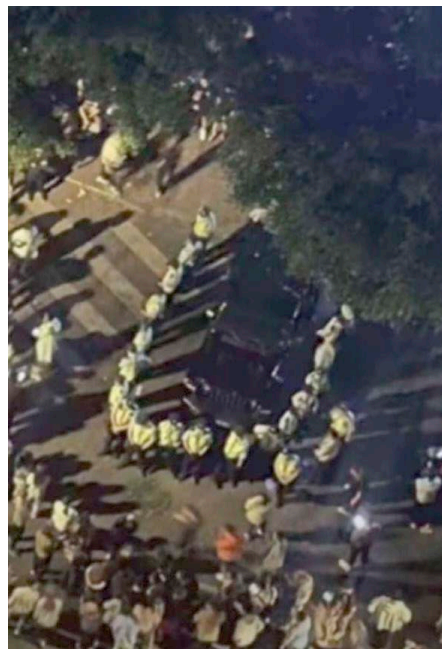
警方的辟谣引发民众嘲讽：“这是我见过的普通纠纷现场警察出勤人数最多的一次。”“人墙场面很大，通报避重就轻，只强调他酒后，不配合。即便网传的儿子不是那个身份，能召唤这么多人来，也是一个‘人物’吧。”

有观点认为，这起事件背后显示出官员、官员家属将公权力转化成个人所拥有的特权，并用来自欺欺人，是触发民众愤怒的根本原因。（选自希望之声）◎



▲ 警方到场后，不由分说强行抓捕农民工，引发公愤。

▼ 现场聚集大量围观群众，警方无法将涉车吉普车驶走。



“六四”惨案35周年祭：勿忘六四



2019年，“六四”大屠杀30周年，全世界最大的“六四”纪念碑在美国加州落成。

痛失至亲、没了工作、骚扰监视、无理拘禁，这是六四遇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成员30多年来的处境，他们当中有些人已辞世，活着的也七八十岁，甚至九十岁了，而打压他们的政权却代代交棒，永远不老。

“天安门母亲”是“六四”遇难者家属组成的群体，形成于1989年“六四”事件过后不久，一开始的成员包括丁子霖、张先玲、尤维洁。随着难属的自愿加入，“天安门母亲”成员最多时一度近200人。

丁子霖是“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发起人之一，她与先生蒋培坤原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89年6月3日夜里，夫妻二人年仅17岁的儿子蒋捷连，被枪杀在北京木樨地。

20多年前，他们提出三项诉求，即真相、赔偿、追责，要求还原历史真相，还原遇难者被枪杀的情况；追究杀人者的刑事责任；政府向死难者及家属进行道歉和国家赔偿，向人民忏悔。

然而，距离事发已35年了，

政府没有任何的回应。

相反，这漫长的35年，“天安门母亲”是在长期的骚扰、监控、无理拘禁中度过的。每逢所谓的“敏感日”，他们都被升级监控；有时候会被集体“失踪”；手机被监听；不许接受外界采访；出行受限制。



▲ 2019年3月，部分在京“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悼念罹难亲人。

时至今日，“天安门母亲”已有70多名成员含恨离世，可是他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为亲人讨回公道的坚定不移的决心与愿望，没有丝毫的改变。

在此“六四”惨案35周年祭，向“天安门母亲”及死难者致敬！

六四亲历者： 鲜血、脑浆在中共铁蹄下飞溅

本篇选自《六四真相》（人民日报 2001 年消息，作者：雨源）。

“六四”事件已有近 12 年了，“六四”事件使江泽民们得了益，但更多的人却为它失去了生命。作为亲历“六四”事件的普通学生，血腥惨案的见证人，看到和听到周围的人已经淡忘了此事，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六四”镇压有利于中共统治的国家时，心中特别悲哀。我想应该让大家知道一些事实，请大家不要忘记因“六四”而牺牲的普通死难者和那些屠杀他们的中共刽子手们。

当年 6 月 3 日下午，我在围观了西单公交车（所谓“六四平暴”宣传，几个学生端着枪向群众展示）和新华门附近小中巴（车里面有很多枪支）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这时广场的帐篷里已经没有几个学生了，只是靠广场西侧的一个大帐篷下，还在展出着一些从进城便衣部队那里缴来的菜刀、匕首、棍棒和绳索等。

尽管如此，大家当时仍然只是猜测，军队只是想化装进城，以便躲过市民和学生的阻挠。看起来，军队可能要把学生从广场撵走，清理天安门广场了。所以我们几个一起来的同学决定回校吃饭，晚上再来广场坚守。

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广播里传来北京市的通告和一些有关军队要进城的传言。我们几个刚吃了些方便面的同学商量了一下后，决定去广场支援那里的学生。然后，我们一行十几个人骑着单车，打着大旗，沿着学院路向南骑去。一路上，路旁的市民和学生不断地向我们欢呼，同我们一齐高呼口号，气氛非常热烈，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大劫正在向着北京袭来。

我们骑着单车从复兴门上了长安街。这时间正是军车已经开过去的空隙，我们沿着长安街向东骑行，路上没遇到什么险情。当时的长安街灯光昏暗，充满了血腥和恐怖，街两旁的临时工地的围墙和薄铁皮门上布满了枪眼。当我们快到六部口的时候，



▲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解放军坦克列阵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逼近。

一辆正燃烧着的装甲车里面的子弹还正在“霹雳啪啦”的爆着。这时候，西面开来了一些军车，我们十几个人马上和周围的人一起躲向了路边，我们十几个人也一下子失去了联系。我们其中的一个同学就是这时中了一枪。侥幸的是，他当时正半趴在另一个同学的头上，胳膊搭在中间，子弹正巧从他的头下和那个同学的头上，穿过了他的右臂，若子弹或上或下一点，那就肯定会击中他的或另外那个同学的脑袋了。

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小王仍没跑散，待军车过后，我俩开始小心翼翼地步行，沿长安街南侧墙根儿向东移去，我们的生死经历就从这儿开始了。

军车断断续续地过了约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的人群又开始聚到了一起，这时的人数已比刚才多了些，大家开始相互攀谈起来。当谈到无人得知天安门广场的情况时，大家都想冲进广场，去救那里的学生。也不知谁先打的头，我们相互挽起手来，横在

长街上组成了一个人墙，然后开始唱着歌（我记得好像是国歌和国际歌等），手挽着手，向东面的天安门广场行进。当行至离大会堂西侧路约一百多米时，我们已经能看到路前方站列的军人人排了。

我们仍然继续高唱着前进，当我们行至离军人不到几十米的时候，我们已能模糊地看到前面

人排的军人正在平端着枪对着我们。突然，我们看到了正前方霹雳的火光，同时也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和哭叫声。前面开枪了，我们的人排一下子倒下了许多，人们一下子就散了开来。我右边挽着的一个学生，一个跟踉倒了下去，我差点被他带倒在地。我猜他是中枪了，忙和另一个人把他架起来就往回跑。所幸，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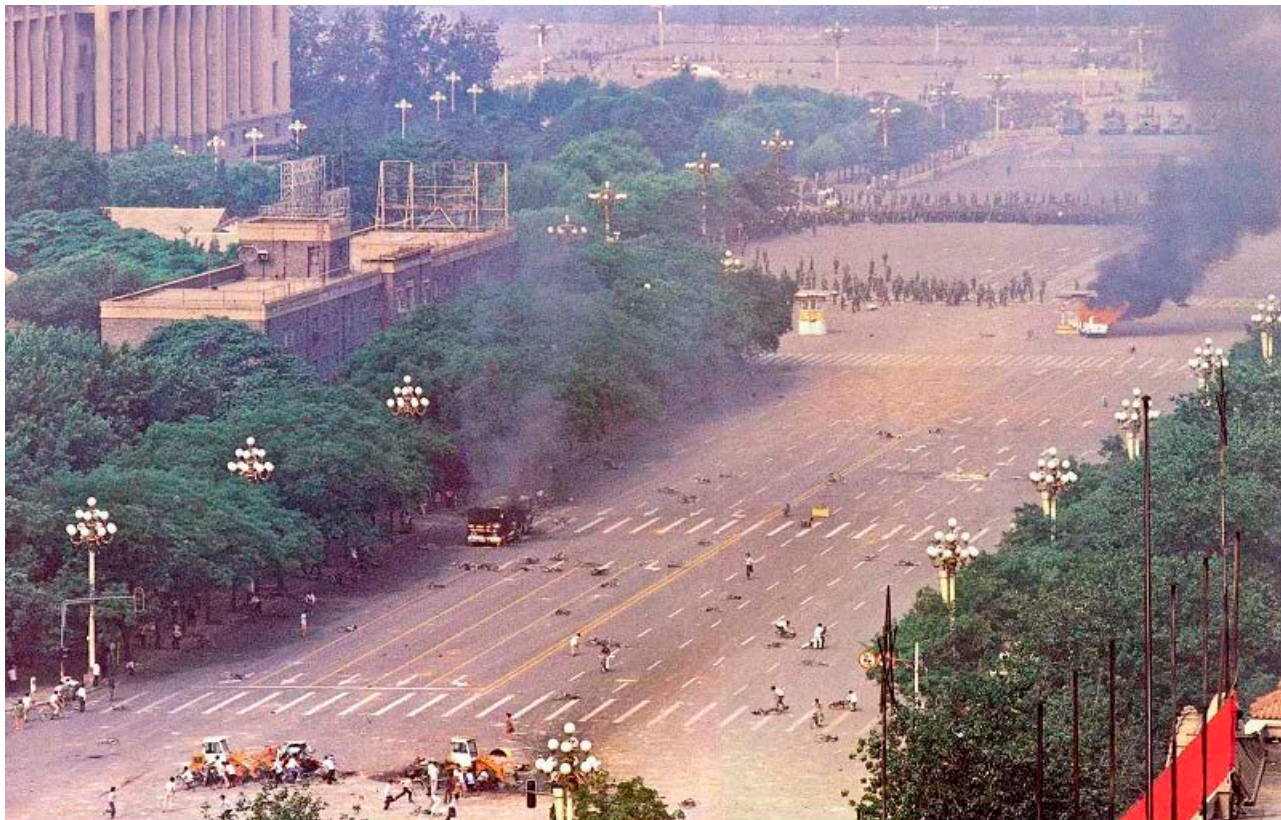
并没有追赶，最后我们在离军队大概二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军队这时也停止了射击。（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当时，的确很多枪都是朝天放的，否则的话我也没命了，但我肯定当时也有不少是平射的，因为我们当时一下子就倒下了许多人。）

中弹的人们很快被车推人背地架离了长安街。过了好大一会

儿，人们才又聚了起来，这时我们的人又多了一些。我们又开始组成人墙，手挽着手，高唱着歌向天安门方向行进。和上次一样，当我们离军队几十米的地方，军人又开了枪，我们又被打了回来。这样反反复复约有四五次，每次我们的人数都在增加，而每次也都有中弹的被架回来。只不过，中弹人数远少于第一次的罢了。记得有一次，我旁边的又一个同学中了弹，被我和另一个人架着拖回来。我后来才看清，他的裤子大腿上被打了个黑洞，黑洞里一劲儿地向外冒血。虽然每一次前进，我和小王都是走在头排，但幸运的是，我们俩一直都没被击中。

记得最后一次行进时，天已经亮了。当行至离军队约有五十米的距离，我们已经能看清对面的军人，他们正平端着枪对着我们，我们也不敢再往前了，只稍退了一点，开始和军队人排对峙站着，中间约有五六十米的距离。

后来，我们开始高呼口号，唱国歌和国际歌等歌曲。对面的军



◀ 6月4日早上军队在长安街上扫射，市民英勇抵抗。照片中可见数位市民中弹躺在长安街上，其他人在抢救伤员。（六四资料图）

有的躺在地上的人们，一下子跳了起来，逃向了路南侧。我跳到路边，顺便往东看了一眼，当时我的肺都要气炸了，刚才与我对峙的士兵们，看到我们狼狈鼠窜的样子，正在举枪跳跃欢呼着，我这一生都是不会忘记这批惨无人性的邪恶军人的。

毒气弹像易拉罐大小，毒气吸到肚里，只觉得舌干胸闷，直想吐，我和小王开始不住地干咳。这时，我和小王看到一个刚扔到身边的毒气弹，他捂住嘴想捡起来扔向坦克，我看着黄烟“噗”地一下涌了出来，小王几乎被掀翻在地。我对他喊了一声“跑吧！”我俩几乎同时开始向西跑去。这时的坦克已经形成正式队形开始向西压。由于路南道窄，毒气也太多，路北是中南海院墙，因此，我俩想斜着穿过长安街，沿着中南海院墙往西跑，这样也许会安全些。所以，我俩斜穿长安街向西北跑去。因为路上到处都是黄烟，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我俩一下子就跑散了。也因为黄烟，我几次都差点儿撞到行驶的坦克

道哪个不要命的，首先躺到了马路上，别的人看了，也跟着躺了下来。转眼已有数百人躺了下来，宽敞的长安街上黑压压地躺了一片人。当时我和小王都站在前排，看到别人都躺下了，也就一闭眼随着躺在了路中间，心想是死是活随他去吧。我转念一想，要牺牲也得牺牲得壮烈点吧，所以才又睁开了眼。当时我和小王都在第一排，我是头朝西躺的，所以能看到东面坦克开过来的情形。

坦克对着我们越开越快，马上就要碾到我们的人群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当第一辆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北侧五六米远的人群时，突然一个急煞车，急停了下来，我记得当时的马路被震得乱晃，整个坦克的上身都往前冲了一下，在离第一个人不到一公尺的地方才停住。我正前方的坦克这时离我还有十几米，也随着第一辆停了下来，接着所有的坦克都停了下来。紧接着，坦克仓门打开，军人开始向我们和路两旁扔毒气弹。霎时间，黄烟开始弥漫长安街，我和小王几乎随着所

广场方向开来了一队坦克，为首的一辆开到军队人排撤出的口子后，停了下来。接着后面又上来了很多坦克，它们开始列队，在第一对并排的坦克后，排着第二对，并且它们错列行在第一对坦克未能覆盖的空间上，然后是第三排。这样一来，整个长安街便布满了坦克，再无它们不能碾过的地带。我们看到这，才定了点心，猜测军队可能是想用坦克代替军人和我们对峙的。

然而坦克并没停下，反而开始向我们开来。这时候，也不知

人听到我们唱，也和我们对着呼口号和高唱歌曲。只要稍有人向前，路两旁的大棒就追打过来。因此，我们始终与前方的军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们就一直这样僵持着。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奇怪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正前方的军队人排突然停止了呼口号和歌唱，人排中间突然撤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我和周围的人都愣住了，都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正在我们发愣的时候，前面传来了“轰隆”声，这时，我们才看到，从

▼ 6月4日凌晨，中共军队在北京长安街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进行大屠杀。天亮后，天安门附近布满学生的尸体和自行车残骸。图为六部口被坦克碾压而死的学生。





▲ 1989年6月4日清晨，北京市民救走广场上的受伤学生。

▲ 公主坟、木樨地立交桥和西单路口，成为流血最多的地方。阻拦军车的群众、围观的市民、甚至两边居民楼里，都有人中弹倒下。

上，坦克也差点儿撞到我。

也许我命大，或许是当过运动员跑得快的原因，我终于幸运地斜穿过了长安街，开始沿着中南海的红墙向西跑去。由于这一侧是树木花园，坦克并没压上来，所以跑起来安全多了，只是吸的毒气太多，胸腔无比地难受。当我跑过新华门时，门前密密地站了一排士兵，他们全都倒背着手直直地立着，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跑过去。我的胸部非常难受，只得蹲在地上吐了一会儿，结果什么也没吐出来。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好些了，看到六部口的坦克已停住了，我想找找小王，看

他是否也已安全逃出，才又壮起胆子往长安街走去。

这时候，长安街上弥漫着的黄烟已经淡了一些，但稍远一点还是什么都看不见，因此谁也说不清究竟死了多少人。虽然当时的坦克还在发动着，但轰鸣声已小了很多。我隐约能听到六部口对面的哭声。我壮着胆子从最西面的坦克前绕了过去，来到了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当时到处都是哭声，待我走近一看，我一下子呆了，眼泪就像流水似地一下子涌了出来，坦克附近的情形太惨了，我实在控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5个被碾死的学生横乱地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个离人行道2米多远，头朝着西北仰面躺着，脑袋中间开了个大洞，像豆腐脑一样的白脑浆，参杂许多红血丝向前喷出一米多远。另外四个倒在他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个被压到了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到了一起。我和周围的人站在那里哭了一阵儿，当我看到身旁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便哭着同他们商量看是否能把这些尸体抬走，免得被军人抢去消尸灭迹。那几个学生和我一起走到邮电所西面的一个胡同，向一个住户要

了一块木板，约一米多长，半米多宽，钉在一起的木板子。在周围人的帮助下，我们开始一具具地抬尸体。

当时的坦克就在旁边响着，我们流着泪，也顾不得害怕了。我已经记不清先抬的哪一位了，好像是先抬的那个脑浆被压出来的学生。当时由于木板太短，他的头顶在我的肚子上，脑袋已经空了，但我的衬衣上仍然沾了一些脑浆。抬另一个内穿红背心的学生时，他的右臂和上身只连了几丝肉，基本上已经掉了下来，红背心和肉绞在了一起，大腿上的五花肉也翻了出来，我拿着他

的右臂放到他的肚子上，然后把他抬了出去。还有两个学生已经和自行车碾到了一起，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将一个和自行车分开。而另一个被压得自行车的脚蹬子刺进了胸腔，我们实在无法将尸体和车子分开，只好连同压扁的自行车一起抬了出去。

记得我们抬最后一个尸体的时候，从长安街西面又开来一批坦克。我当时正拿着木板朝东蹲着准备抬尸体，根本没注意背后的事。突然间，许多市民和学生都冲着我喊叫起来。我回头一看，一辆最边上的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了，我条件反射地扔下木板，跳到了人行道上。转眼这辆坦克已经驶过，停在了前方，再看一下刚才的木板，约一寸厚的木板的一角已被压得像麻片一样，我被刚才的情形吓出了一身冷汗。

最后，我们终于把五具尸体抬到了街后的一个胡同里。当时，有人建议我们检查一下死者身上是否有证件，以免一会儿军人把尸体夺走了，我们还不知道死者是谁。我们翻了一下，也没发现

什么，只从一个绿背包里，翻出一个女学生的学生证（女生名字我已记不清，只记得是北京某某学院的）。尸体总放在胡同里也不行，我们正发愁时，正巧来了个好心的个体司机，他流着泪建议我们把尸体送到政法大学去，以备作为法律证据。我们听从了他的建议，把五具尸体（一个连着自行车）抬上了他的小卡车。由于害怕大路上军人抢尸体，司机师傅带着我们沿着小胡同开了很久，才上了二环路。路上他还对我们讲述了他这一夜是如何抢运尸体，一直到当时的所见所闻。由于5具尸体是迭放在小卡车上的，车子只好开得很慢，这时的汽车前后已经跟随了許多人。

汽车上了二环路后，人们骑着自行车前后围着小卡车，护送着这辆小卡车行向政法大学，一路上护送的自行车群越聚越多，当我们到达政法大学的时候，已有数千师生在校门口迎着我们，我们的前后也跟了上千人。当我跳下汽车时，一位教授模样的老人，噙着泪水抱住了我，我就像

一个在外受屈的小孩，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一样，趴在他身上嚎啕大哭起来。我记得，当时整个大街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满街都是哭泣声。

最后，一位陌生人，让我搭上他的自行车把我送到了学校。当时已经是中午12点左右了，许多同学已在校门口等了一上午，他们多数断定我是肯定回不来了。我们一见面，一下子拥到了一堆。至于后来的尸体存放和展览的事，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只是后来听说，尸体在政法大学的一楼大厅里，停放了好几天，北京市数以万计的人目睹了这5个被碾学生的惨状。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那个同学小王也已安全地在我之前返回了学校。我们跑散后，他也差点儿被坦克撞倒。当他跑到六部口的时候，看到一个躺在地上还活着的学生，臂膀几乎已经被碾掉了下来，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但



惊人的是，他在小王的慌乱搀扶下，竟站了起来，并能坐上一个自行车，扶着自己的那只胳膊逃了出去。“六四”以后很久，一个偶然的机，我得到了这个学生的下落。这时他已经永远地失掉了那只胳膊，也被迫离开了他所在的那所大学。

我是流着泪，写完这段回忆的。我由于害怕受牵连，受迫害，一直沉默着。看到“六四”事件已经12年了，我想我应该把我亲身经历的“六四”血案的一个角落告诉大家。中共说“六四”没有死一个人是对的，因为死了好多的人。请人民千万不要忘记“六四”的死难者和没有人性的中共刽子手们！

生命换回的六四照

1989年，吴海波是艺术学院2年级的学生。从4月17日到6月9日，他用照相机记录了十几万个镜头。在他的镜头里，他看到一个女学生中弹倒下，这个镜头永远留在他的记忆里。他上学

以前曾经当过3年兵，让他不可思议的是，他曾经为之流血献身的军队可以镇压自己国家的学生和百姓。

1990年6月4日，他走过天安门广场，用相机拍了一张照片后，随即被好几个便衣抓捕，被带到一个黑监狱。七八个警察要他把衣服全脱了，包括内裤，他拒绝，就被扇耳光，被拳打脚踢，致使他昏过去了。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捆在立起来的床板上，一丝不挂，连内裤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他还发现自己的脚下有屎尿，原来在他昏迷的时候，大小便失禁。后来，他的家人走后门，救出了他。

吴海波在海外向记者叙述了当年（89“六四”）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

吴海波说：“我看那个坦克，就是从长安街来回来去地跑，而且见着人就打，但主要是打相机和录像机。因为当时听说，应该是口头传达命令，这个应该是真实的：就是格杀勿论，摄影的和

录像的。因为它怕有些人老出来拍照片录像，害怕留下历史的罪证吧。”

“我是当过兵的，后来又想学摄影，所以我想像到这肯定是历史的黑暗的一页。所以这个相片一定是要拍下来的，所以说我就是这个目的拍下来的。当时到了天安门广场，我从东大街拍完之后，可能是（6月4日上午）8点左右钟，因为这日记现在没在我这边，在国内呢，大概是那么个时间。

然后到另一边（拍照），我前面有3个男的吧，还有1个香港女学生，他们都拿着相机。我跟在他们的后边。因为我在他们后边，他们是慢慢慢慢地，就是很谨慎地，路边那边灯柱和树那里，就是往那边前进，就是想拍更近一些的天安门广场的镜头。因为我呢是后过去的，所以就是在他们后边，我当时也是拿着相机了，很急匆匆地向天安门西边前进。他们是那种小心翼翼地，很静态的感觉。

因为那个女孩子当时穿着一



▲吴海波冒险死拍摄的部分照片。



▲ 73 岁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去世。很多大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聚集，表达对他的怀念和对中国改革缓慢的不满。

个白裙子，而且是黑鞋，白裙子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而且也很扎眼。所以我就没想到她在那一瞬间，她就倒下啦。后来（看到）那边，也就是一个单位禁地吧，十二三个军人吧，拿着步枪冲锋枪就往这边‘嘟嘟嘟’就打枪，子弹就从我们头顶上‘嗖嗖嗖’就那种声音，那女孩子就倒下了。”

后来，在靠近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吴海波用 200 镜头拉近，看直升飞机在广场里干什么，只见 4 个人抬一个袋子，是反光的塑料袋子，用直升飞机带走。他们猜测应该是尸体。后来证实是去了孙家湾老灰窑掩埋。

长安街的路面被坦克来来回回压得起渣发黏，用手摸闻了闻，是血，血腥的味道！

“六四”学生运动的起因

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突发心脏病去世。外界普遍认为胡耀邦作为前中共总书记、改革派的主要人物，因被罢黜（导致

抑郁）而造成其意外去世。

随后不断有人到天安门广场，向胡耀邦献花圈。其中包括不少大学生，也自发参与了悼念活动，并借此对胡耀邦遭到的不公待遇表达不满。

4 月 17 日，北京多所大学的学生举行了第一次游行。第二天 4 月 18 日，学生们再次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并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示威。学生们向中共全国人大提出了 7 条要求。

大意是重新评价胡耀邦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中共领导人和家属的收入年度公开；允许民间办报，言论自由；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取消对游行示威的限制；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公开检讨并实行改选。

4 月 22 日，中共在大会堂为胡耀邦举行追悼会，接替胡耀邦职务的赵紫阳宣读了悼词。而大会堂外面，几千名大学生正在静坐请愿，并指派 3 名代表递交请

愿信。

3名学生跪在大会堂外面的台阶上，等着当局接过请愿信。直到3个小时后，中共才派大会堂职工收下。“跪拜请愿”没有得到接纳、重视，从4月23日开始，北京各大学学生开始罢课，抗议游行很快扩展到多个大城市。

在上海，江泽民封杀了敢言的《世界经济导报》，与此同时，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

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将学生的游行请愿称为“动乱”，进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学生游行。学生要求改变定性，要求言论自由。

在5月中下旬学生开始到天安门广场绝食，要求政府与学生对话；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和市民达几十万人。民众高喊“反官倒，反贪腐”“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口号。

▼1989年4月27日，数以万计的北京高校学生冒死自发游行，抗议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将学运定性为动乱。逾百万民众沿途支持，也震撼了中共当局，当天晚上，中共当局宣布将与学生对话。图为学院路游行情景。（六四档案图）



邓小平去武汉调兵

自“4·27大游行”以后，作为中共权力一把手、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一直没有露面。后来，外界普遍认为，从4月底到5月初这段时间，邓已经不在北京了。

据“六四”亲历者、《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的作者吴仁华披露，就像当年毛泽东对付刘少奇和林彪都事先调军队进京一样，邓小平在5月8日已经到武汉去秘密调兵。吴仁华说，邓小平一方面防政变，一方面防兵变。防政变主要是防赵紫阳，军队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共派出14个集团军，还包括北京军区的炮兵第14师；天津警备区的坦克第一师；北京卫戍区的警卫第一师和警卫第三师；当时最精锐的空军第15空降军等。

邓小平一方面调兵，执行清场任务；另一方面调兵防兵变，以后军督前军，如果前面军队不认真执行命令，就会被其它的军队镇压。

六四亲历者：吴仁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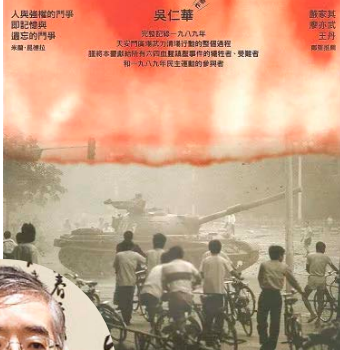
“六四”惨案18周年前夕，当年事件的亲历者、现旅居美国的原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吴仁华，花费多年心血，搜集各方资料，出版了《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

“六四”后，吴仁华被中共当局通缉，于1990年冒死泅水偷渡香港，然后前往美国。他在书中叙述了在天安门广场经历的惊心动魄的一夜，披露了中共当局屠城的详情，包括戒严部队番号、指挥官姓名、各部队的进军路线、承担的任务和表现等。

《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全书逾30万字，记录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整个过程，时间从6月3日中午开始，到6月4日上午10时结束。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一份记录。

书中指出：6月3日晚至4日凌晨，向天安门广场武力挺进的，包括陆军第38集团军、空军第15空降军、陆军第39集团军、第54集团军等4大主力。6

六四天安门 血腥清场内幕



◀▲ 吴仁华和他所著的《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

月4日清晨，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中，又加入了陆军第27集团军、第40集团军、第63集团军、第65集团军。作者指出：进京官兵人数在20万到25万之间。在整个镇压过程中，陆军第38集团军杀人最多，最为卖力；其次是空军第15空降军。

该书回答了长期以来最具争议的问题。比如，天安门广场有没有死人？书中详述了北京农业大学学生戴金平和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在天安门广场遇难的经过。作者当夜站在人民英雄纪

念碑的最高层，亲眼目睹了坦克碾过学生的惨况。有名学生坚持不撤，站在帐篷顶上挥舞红旗，被坦克连帐篷一起轧烂。书中还列出了坦克车在六部口自行车道上来回碾死11名、撞伤13名学生的姓名和校名。

作者披露：在八九民主运动中，最具有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也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市民。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一直用血肉之躯阻挡着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浴血奋战。他们绝大多数人手无寸铁，少数人手中仅有的“武器”，也只是些砖头、石块和棍棒，与戒严部队军人的冲锋枪、机枪乃至装甲车、坦克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北京市民视死如归、舍身取义的精神，是八九民主运动留给历史和后人最宝贵的遗产之一。

军人的不同表现

听闻戒严部队从四面进城，学生和市民纷纷赶赴各处堵截，

最后军队根本进不了城。

在5月21日，解放军7名退休将军，包括前国防部长张爱萍，联名签署了一封反对武力镇压学生示威的抗议信。

戒严令颁布后，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拒绝执行命令，立即被捕，改由副军长张美远代替；39军军长傅秉耀出发前开会“我请求大家把枪口抬高一点”；第39军116师师长许峰，根本没带部队进城，事后遭撤职，离开了军队。

开枪命令下达时间

吴仁华从军人撰写的文章中发现，确实有开枪的命令。命令下达时间是6月3日晚上10点。下达命令者可以追溯到戒严部队指挥部，再往上追就是中央军委，是不是邓小平和杨尚昆？吴仁华说暂时还没有找到资料证明。

医院的情况

伤者挤满北京40多所大小

医院，满地鲜血。由于伤者太多，手术根本做不过来，有许多伤者因为延误治疗而丧命，有的被迫截肢。伤者源源不断，全都是枪伤，有的伤口处一个大洞，非常恐怖，是坦克重机枪伤。记者调查，仅复兴门医院就有尸体240多具。

武力清场

6月4日凌晨1点至2点多，戒严部队及近20辆坦克装甲车先后涌入天安门广场。军人一到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人群射杀，广场外围中弹的是保护学生的市民和工人敢死队。2点35分至48分，一排士兵，大约120名并排站，手持冲锋枪，在广场上武力推进，枪声激烈，人们尖叫着四处奔逃……在戒严部队的武力威胁下，学生和市民决定撤离广场。凌晨5点，又有几十辆坦克加入清场行动。在坦克和士兵的威逼下，学生和市民进行有序地撤离。撤离过程中，人群在六部口遭到坦克的追轧，11人遇难。

新闻工作者

1989年6月4日北京时间晚上19时，杜宪和薛飞主持当晚的《新闻联播》，他们身着黑装，语速缓慢，播报了关于“六四事件”，中共戒严部队开入天安门广场清场等新闻。杜宪以最后那句“请大家记住这黑色的日子”，作为新闻的结语。杜宪和薛飞随后遭到央视封杀。

1992年，薛飞辞职，远赴匈牙利；杜宪辞职后与丈夫陈道明一起享受安闲和清静的生活。

89“六四”后，罗京由于其“政治立场坚定”，逐渐在央视成为红人和大腕儿，被称为“国脸”，成为江泽民时代最受宠的红人，常年播报党八股式的“套路新闻”，成为中共宣传机器的主要传声筒。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罗京紧跟中共，播报了大量诬蔑法轮功的假新闻，继续助纣为虐，充当中共的主要喉舌之一。在2009年6月5日早上，48岁的罗京死于淋巴癌，恰好是“六四事件”20周年。

继续搜捕民运人士

在北京的局势得到完全控制，各省已全部表态后，中共最高当局开始腾出手来抓捕民运人士。6月1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布第14号通告。当天，公安部向全国公安系统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通缉王丹等数十名民运人士。有多人被捕，后被投入大狱；也有多人通过各种方式逃到了海外。

海外抗议活动

“六四”惨案已过去35周年，每年的6月4日，海外民运人士都会组织纪念“六四”受难者的活动。2023年6月4日，全球有34个城市举行集会悼念并向中共抗议，其中英国8个城市，加拿大5个城市，德国柏林，法国巴黎，荷兰阿姆斯特丹，美国纽约、华盛顿DC、洛杉矶、旧金山，澳洲悉尼、墨尔本，台湾等。人们点燃蜡烛，传达悼念之意。

结语

在“六四事件”中，至少有2600至10000人被杀害，绝大多数是市民，也有很多是学生。

邓小平也曾讲：“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然而中共的政治老人们为了自身家族的利益，不惜牺牲民族的利益，断绝了中国走向经济与制度改良的发展之路。以致发展到今天的权钱交易、官官相护、权大于法、无处不贪、无处不腐的地步，带来的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

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双轨制，是保证民主监督、避免腐败与特权交易、家族垄断的前提基础。八九学运是中国走向“政治改革”发展路线的一个契机和起始点。然而以暴力起家的独裁中共，是不可能还政于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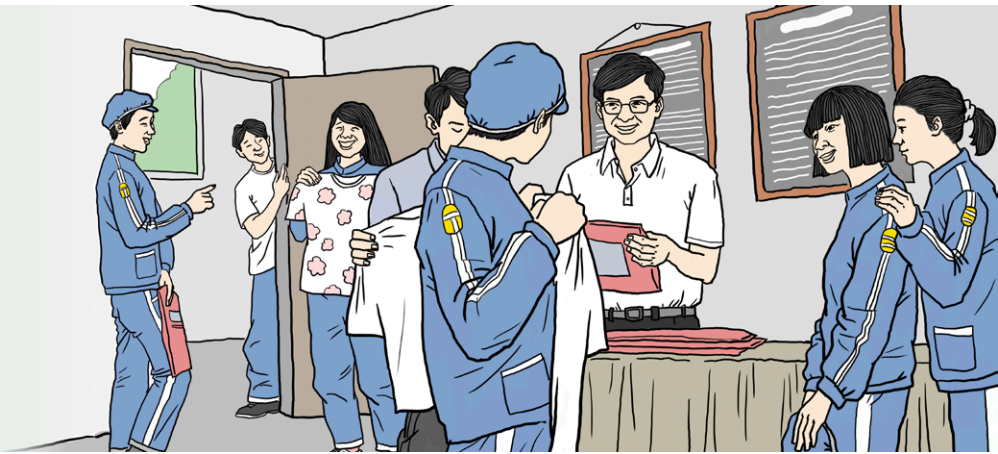
回望中共70多年的执政历史，就是一部杀人史，它嗜血的本性不会改变。只有抛弃对中共的幻想，解体中共，才能让苍生归正道，江山复清明，还我中华民族一派祥和气。（参考资料：《六四真相》、看中国、大纪元等报导）◎

▼ 2023年6月4日晚间，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等民间团体，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广场举办“六四34周年悼念晚会”，现场以烛光排字8964，传达悼念之意。



公司经理的管理秘笈

中国大陆来稿



1996年，我在总部设在济南的台湾独资食品有限公司，任一个分公司的经理，那时我48岁。

那一年春天，我探亲回家去了姐姐家，看到她桌子上有一本《转法轮》，就顺手拿起来翻看。当我看到作者的照片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又不知在何处见过。

姐姐说：“这本书送给你吧，带在身边，抽时间看。”我双手接过《转法轮》，放在了背包里。

做一名贴心员工的经理

当时我们公司在各地有多家分公司，我任经理的分公司员工

近百人，居住在师级军区大院里。

休息时，我就在宿舍里面看《转法轮》，随着不断地阅读，我知道了这是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宝书，明白了善恶有报的因果，也记住了不失不得的道理，我暗下决心，一定按照书里讲的那样，做一个好人！

当时公司里的员工是从山东招来的，都是20岁左右的孩子，文化低，离家远。我就尽量从生活上照顾好他们，给他们吃好、喝好。我还把食品包装袋和工厂原材料包装物集中起来，卖给收废品的，用这些钱买毛巾和夏服分给员工。因为虽然有工作服，但夏天很热，我就给男员工们买

白色的短袖大背心，给女孩子们买白色带花的短袖大背心。

我经常给员工们讲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告诉他们要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出门在外，要互相帮助，互相忍让。

一次，老板到我市来检查工作，看到员工们都穿着白色的短袖背心，就问厂长，厂长说：“是经理用卖废品的钱亲自去买的，每月还发一条毛巾。”

老板对我说：“谢谢你这么关心员工。”我说：“应该的，咱关心他们，他们会把工作干得更好。”

老板说其它分公司没人管这些事，有的分公司克扣员工的生活费，伙食搞得很差。

我说：“老板，您放心吧，我会用心去搞好工作的。”

老板说：“我相信你。”

开创新环境 扭亏为盈

由于工作的需要，也是对我的照顾，1997年9月，老总把我从外地调回我的家乡，在开业近一年的分公司工作。我到那一看，账目不清，管理混乱，销售打不开，近20个员工没活干，整天打扑克，下象棋，很是无奈。由于人员少，只给配一个会计。

老总对我讲：“困难很多，我相信你能做好。你试一下，不给压力，能干就干，实在不行，把



分公司关掉你回总部。”我说：“我试一下，用心去干。”

老总说：“好，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我们的店面在一个繁华地段，每月房租一万元。一楼是前店、后厂；二楼由其他客户租赁；三楼是仓库、宿舍、食堂、卫生间。

员工们看到我很高兴，都说：“经理，我们都盼着你来呀，你可算来了。”因为这个总公司有规定，所有员工每半年做大调整。为使员工在产品、工艺、质量上保证规范化，各公司生产厂长也是周期性的都要与各分公司互换，所以大家互相都认识。

我问员工：“你们每天都干

啥？”他们讲：“打扑克、下象棋啊。货不敢多做，卖不出去我们也愁。”我说：“今天晚上，把该做的货做完，彻底打扫车间卫生。明天吃完中午饭后，打扫宿舍和环境卫生。晚上检查。”

第二天，我就去跑市场，邀请各大商场食品柜的经理来我公司考察，希望与他们合作。

回到公司后，我去了楼上男女通用的厕所。一进门，地面污黑，手纸乱扔。我找了几个塑料袋子，把手纸装上，又泡上一盆浓浓的洗洁精水泼在地上，用刷子刷。一个员工入厕，看到我在打扫厕所，哭了，说：“我们干。”把我架了出去。

他又叫了几个工人，把厕所内、外的墙壁都清洗干净。我用善来启悟他们：生活环境大家要共同维护，干净的环境会使人愉快，少生病。厂长安排以后轮流值日，我也算一份。从那以后，他们都做好卫生，不用我去操心。

第三天下午，大家在一起吃晚饭。我看见员工们把馒头皮扒掉扔在桌上，我拿起馒头就吃，从不扒皮，天天如此。第六天，仓库保管员发话了：“是不是咱的命比经理值钱？经理都带皮吃。”我说：“大家都是从农村来的，我们的祖辈、父辈都是种地的。你们在家吃馒头也扒皮吗？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

认爹和娘’，真是让老祖宗看见都哭啊！”从那以后，桌子上再也看不到扒掉的馒头皮了。

我上任后，技术监督、卫生防疫、工商管理、市场经营等全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按照真、善、忍原则做人做事，局面慢慢打开了。这个分公司，原来是由总部配送生产原材料、给工人发工资、支付工厂房屋租赁费。我在这儿一段时间后，我们分公司自己发放工资，自己采购原材料，自己支付工厂房屋租赁费，我们还给公司上缴利润。再后来我们扩大生产，租赁大的厂房生产。

一年后，我们的工厂要换大的生产环境，我又去找地方，去



看，去洽谈。1998年夏天，最后由老板和总部的有关人员互相商量，拍板选定在城乡结合处临街新建的出租房。这里交通方便，周围环境不乱。我们租下了八间、每间40平米的厂房，每间房租300元。光房租这一项，每月就省了7600元。

中秋节后，我们就搬到了新公司，开始了按部就班的生活和生产。我还把一个也修炼法轮功的小王妹妹招来，让她在食堂做饭，她严格执行伙食费管理，让员工们吃好喝好，大家很满意。

我在分公司里和员工一起时，就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告诉他们，鼓励员工按真、善、忍做好人，

要做好本职工作，告诉他们失与得的关系。我也严格按大法的要求去做，关心员工生活上的事。

“我们一定都选你”

因为我们的厂区在农村，夏天蚊子特别多。我把结余的伙食费、卖包装物的废品钱给员工们买统一的蚊帐、毛巾被。当员工们半年轮换时，带着我们分公司统一发放的蚊帐、毛巾被到其它分公司去上班，其它分公司的经理向老总打小报告，说我乱花公司的钱。总部就派总公司会计以检查工作为名来查账，账本上根本没有这项支出，谣言不攻自破。

职工们评价我分公司的伙食“吃的是最好的”。老总到分公司来检查工作，在吃饭时，他问我：“是如何做的？”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自己首先按真、善、忍做人，不占、不贪，设身处地为员工着想。他们在外地打工，离家远，把生活搞好了，他们才能安心工作，才能干好工作。”

听别的员工讲，其它分公司伙食没人管，饭做不好，员工不吃，打出来后全倒在食堂外面的大缸里。一天下来几大缸倒掉的食物，员工们出去买方便面吃。我这个食堂外面没大盆，更没有大缸，既不浪费，员工们还吃得实惠。

老总的亲侄子是一个分公司主管生产的厂长，他轮换到我分公司工作时讲：“我都盼着到这儿来，你拿我们当人。咱们公司所有的五个分公司我都轮换过，我们私下里都讲，总公司要是评先进领导，我们一定都选你。”

感恩师父，将这么好的高德大法传于世间。法轮大法改变着我，我自觉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如今，20多年过去了，每当回想起那段时光，感慨万分。

法轮大法弘传，福泽苍生，神州大地道德回升，社会风气渐渐好转……转眼间，发生的打压（中共迫害法轮功）把这个社会变成啥样了？（选自明慧网）◎



◀ 把央视录像镜头放慢，可以看见挥动的手臂接近刘春玲的头部，刘被人用物体重击脑部致死。一名身穿军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然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的姿势。

▼ 自焚戏中的王进东，浑身烧得焦黑，可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连颜色都未变，翠绿如新。



刘春玲邻居揭露“自焚”伪案

2006年5月12日，我去开封谈生意，对方是位女士，因为我也是女的，自然说话随便多了。谈了一会儿，我将话题转到了讲真相上，当说到“天安门自焚”伪案时，没想到对方竟然和那个被打死的刘春玲是近门邻居。她滔滔不绝地向我讲了刘春玲的一些情况和生活中的行为。

她说：“刘春玲是外地人，和丈夫离婚后带着母亲（继母）和女儿刘思影到开封生活，平常打工或者干些零活挣钱维持，生活很拮据。由于感情和生活上的压力，她脾气时好时坏，发作时常常打骂思影发泄。邻居们既可怜她一家，更可怜那受苦的孩子。有一次，是夏天，春玲又发脾气打孩子，毒辣辣的太阳她竟然罚思影到院里暴晒，我当时看不过，就拉着思影说，回屋里去吧，你妈妈不打你了。可是没有春玲允许，思影还是傻傻地在太阳下不敢回屋。”

“后来，几天不见她母女，电视里却说她们去天安门自焚了，而且还是个炼法轮功的，真是可笑，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她炼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听着录音机炼功，路旁都有，却从没有见春玲去炼。再说了，

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炼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

“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记不清了），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的是，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十多万现金（估计），都是一百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那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地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选自明慧网）◎

自焚者 是法轮功学员吗？

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第七讲〉中写道：“炼功人不能杀生。”

在李洪志先生著作《悉尼法会讲法》中，有弟子问：“杀生是一种很大的罪业，一个人他自杀算不算罪呢？”李先生回答：“算罪……”

煮熟稗种 儿子中举

明朝时，河南有位章孝廉（孝廉，秀才的别称）参加科举考试，连考三场，发挥得都不好。他感觉本次科举无望，就准备收拾行李回家，后面几场考试不想参加了。

可是，当晚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位神人说：“熟稗之德未报，你为什么就回家不考了？”这样的怪梦，他连做了几次。他领悟到：这是神灵在提醒他坚持考下去。

于是，他留了下来参加了后续的几场考试，都发挥得很好，结果考上了举人。



章孝廉考上举人，春风得意回家后，除了把好消息与母亲分享外，还把那个奇梦告诉了母亲。母亲一听激动得涕泪直流，说：“善有善报啊，这是你父亲当年行善的善报啊。”

原来，章孝廉的父亲曾经给人当佣人，当时的主人家与邻居有矛盾，对

邻居怀恨在心。有一年播种时，主人暗中给他父亲一斗多的稗草种子，令他父亲趁着夜色悄悄撒到邻居的田地里去。稗草是一种田间杂草，可以使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受到抑制而减产。

章孝廉的父亲心地善良，见那个邻居家很贫穷，

心想：他全家都靠田地的收入活命，我做了这样的恶事，无异于害人性命。可是主人的严令，又不能直接违抗。于是他父亲把这些稗草种子放到锅里蒸熟后，再撒到邻居的田地里，这样稗草就不会发芽，也不会损伤农作物了。

章孝廉的母亲说：“这样既保护了邻居的庄稼，又执行了主人的命令。你父亲做此事时，你还没有出生，所以你也不知道此事，你不提，我也不会想起来。谁知神灵竟然在梦中向你提及，看来世间善恶神都知道，真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啊。”

后来这位章孝廉走入仕途，官越做越大，最后当了郡守一级的高官。（选自正见网）◎

“我们一直传到上面看”

2023年冬天的一天，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穿着棉服，来到户外。我们沿着马路一路走着，找有缘人讲法轮功真相。功友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

走了一会儿，走在前面的功友，遇到了行人，就拿出真相资料递了上去。这时，我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老人，看到我们发真相资料，就下了自行车，脸转向这边看。于是，我跨过树丛来到他跟前，问：“叔，您是想看书吗？”我一边说一边拿出真相资料让他看。

老人立刻露出惊喜的神情，急切地说：“啊呀，正好，我正想要这书呢，好长时间没书看了。”我说：“有缘人落不下，今天您心想事成了。”于是我从包里给他拿真相资料，他看着我的包说：“要厚的，各样给我拿一份，我有半年多没看到你们的人了，我搬家到这边住，就没有碰到过你们的人，在那边住的时候，有位老太太经常给我书看，今天正好碰上了你们，太好了。”

我给老人一本《天地苍生》，一本《江泽民其人》，他看到书眼睛都放光了。他看我包里好多厚书，有些不好意思地问：“能再给我几本吗？”于是我又拿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九评共产党》等，问他看过这些书没有？他说：“都没有看到过，都给我行吗？”于是我

快速地把这些书都装在一个袋子里，递给他，对他说：“这回够您看一阵子的了。您看完了也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传着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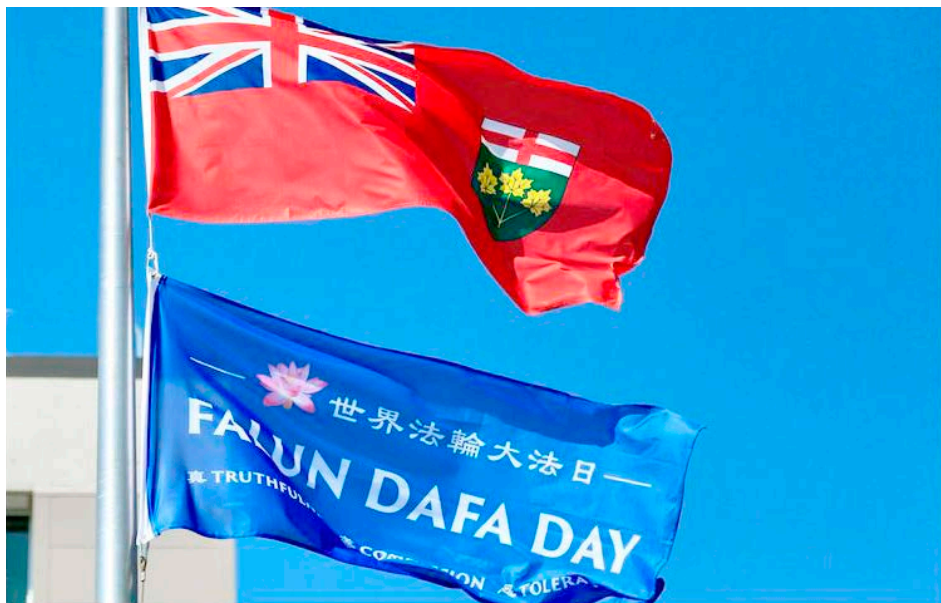
老人说：“你放心吧，我们都传着看呢。我每天上午出来买菜，下午就不出门，在家看一下午书。我看了给对门看，对门看了给楼上看，楼上看了给老张，老张看了给老李，我们一直看到上面（顶楼）。”

他一边说着，一边手向上面指着。我说：“那您可功德无量了啊！”他说：“共产党不行了，快了，人们每天在政府广场遛弯，你去广场听听人们都在骂它，共产党一天地就瞎说，光会骗人，电视上说着可好了，可一件实事都不办，它不行了，快了。”

我问他“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没有，他说已经退过了。我又给了他一张法轮大法护身符，并嘱咐他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他高兴地把护身符接了过去，嘴里不停地说：“谢谢！”我说：“谢我们师父吧！”

老人依依不舍地与我们道别，我与功友继续前行。
(选自明慧网) ◎





2024年5月13日上午，加拿大安大略省康沃尔市（City of Cornwall）升旗，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2周年。（选自明慧网）

破网软件下载地址

自由门专业版：<https://j.mp/fgp88>

自由门安卓版：<https://j.mp/fgv88>

亦可经由右边两个二维码下载

建议使用IE、Edge、Chrome、Safari、火狐等浏览器



自由门电脑版



自由门安卓版